





淮南子卷十八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
 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
 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
 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
 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
 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
 曰卿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



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
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
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
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
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
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
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
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
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
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

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
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
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者也故至言
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
也故死於俗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

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之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

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

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
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
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閔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
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
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
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
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

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
其爲天下歛

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
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
將爲女屠菴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
齧缺繼以讐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
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
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
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

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

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
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頤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
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
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
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
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
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
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

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
蒐後趨則頸走則顛常爲蝥蝥詭驢取甘草以與
之鼯有患害蝥蝥驅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
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
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
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
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
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

淮南子 道應訓
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德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

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

桓公讀書於堂輪入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躬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器利不可以示人玉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

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跪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徃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
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
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
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

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
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
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
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
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趙諫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
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玉而退之軍
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
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棄人於利不
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
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
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
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
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

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埋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吳起爲楚令尹造魏問屈宜若曰玉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

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

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土

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常而問焉曰災惑在心何也子常曰災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常無復言矣子常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

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
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
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
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
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
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
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
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
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物是謂襲明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
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
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
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
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
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
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
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

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鈞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年好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生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

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入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

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若

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二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

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師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

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穀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
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
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
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
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
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
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

不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遜
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
與之語曰唯教爲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
非教而已乎教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
北陰之未闕乎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爲友
乎若士者奮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
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
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奧也若我南遊乎
岡竇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宵冥之黨東開
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

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
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
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
以久駐若士舉臂而踈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
之弗見乃止駕止杯治悖然若有喪也曰吾比夫
子猶黃鵠與蟻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
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
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
所不見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繞衣短褐易容貌往

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
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
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
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
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立嘗問之以治
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
曰去彼取此

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
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
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

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閉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到杖策鍛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秦始皇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鍾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

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

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佞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渡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佞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佞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天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佞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墨子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

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堯子梟飛而維繩者

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智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葦

者也廟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大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大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

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上由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以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八

淮南子卷十九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汜論訓上

古者有鑿而繕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
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
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
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
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
則不勝暑熱蜃室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
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

伯余之初作衣也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拚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甄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禱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靺躄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

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壑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髮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於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

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桀虜之所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

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世衰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生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
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
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
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
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宸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
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
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
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
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

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
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
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
金石一調不更聿由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
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
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
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
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
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
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旣弊之

民是猶無鎬銜檠策鋏而御馭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劔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闔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

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二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

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雷雷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

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鷓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爲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妨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潛主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主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

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
同大夏北戶竒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
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
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
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
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
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

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
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
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
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
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
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當
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
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
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
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

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
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
九旂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
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
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
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
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墻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
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
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

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
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
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
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
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光萌焉故得生道者雖小
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
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
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
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
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

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節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京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

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是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行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

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

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

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與立未可以與權也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途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鞞鞜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喏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

淮南子卷十九 終

淮南子卷二十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汜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堯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

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窺內之尋常而不
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
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
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
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
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
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
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
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
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

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
不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
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
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
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
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
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主賢相
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
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立冢不可勝數猶之爲
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昔

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刳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劫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胃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知道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人弗友人君弗臣然而免於繲綫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

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入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畧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汙

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踈踈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訾求於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

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汙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繅綫之中興於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

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
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
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
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
人之所眩耀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
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於石
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
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劔工惑劔之似

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唯倚頓不失其情闇王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
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
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
甲於劔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
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
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刃者見其
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

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
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
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
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
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
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
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
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
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

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
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
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無倉廩虛囹圄實子以
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
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
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
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
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
為韓之戰晉氏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駿
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

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
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
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
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
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
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
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
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
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
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
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
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
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
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
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
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
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
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

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
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
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
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涿階之卒皆不能前
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
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
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
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
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
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

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
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
受與之審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
患弗遇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
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
福其有弗棄非其所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
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
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克虛衣御寒則
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
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

矣孫叔敖三去公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
伙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恠物不能驚也聖
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
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
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
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恠物乎夫
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
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恠也水生蠃蜃山生
金玉人弗恠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恠也山
出隰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恠之聞

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恠物聖人之所獨見利
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
之所眩惑也

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
神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
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
人者喪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軒其肘枕戶
隣而臥者鬼神躡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聖人之
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
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

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喪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喪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軒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通者也離者必

病故托鬼神以申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申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中其

死也葬其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比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畢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及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遂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教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拯一半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遂薨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睡不若鼠斫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其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

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
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
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
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
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
之夫蟄虫鵠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
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
况兆民乎

淮南子卷二十

